

【底层行走】

□张刚

父亲是个十分严厉的人,也是个十分固执的人。甚至曾经我都有过想拿起菜刀和他拼命的念头。在下雪的日子里,就会想起父亲,那个给了我坚强、忍耐、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给了我誓不言败和无穷勇气的父亲。

大西北冰天雪地的冬天,不是闲情逸致,不是文人笔下的风花雪月,那是结结实实的严寒,还有不得不顶风冒雪去完成的农活。

在我初一那年,又到大雪纷飞的时节,大清早却被父亲从热炕上喊出来,去山顶地里埋土肥,以准备来年的春播。挑着一担六七十斤重的土肥,一步步踩在雪窝子里,脚底下不停打滑,五六里山路,尤其是其中一段特别陡峭的山路,就是平时爬上去也累得气喘,更别说肩挑粪担。父亲挑着担子,手中拉着一把铁锹,走得又快又稳,我踩着父亲的脚印,但是脚底下打滑,根本站不住脚,进一步,退一步,还努力不让土粪从担子中洒漏。

父亲早早把一担粪挑到地里,我多么盼望他能下来拉我一把,但是他没有,而是威严地站在地头,大声喝斥:谁让你穿底这么滑的胶鞋?!快点挑上来!小心不要让粪洒了!

委屈的眼泪直往下流,我心里恨死了他!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睡在热炕上,而我要在这个不讲人情的父亲的逼迫下遭受这种罪?这土肥等过几天再埋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在这大雪天来埋?为什么不埋在山脚下的平地里,非要爬这陡峭的山头?

我现在都忘了那担土肥最后是怎样挑上去的。总之是哭着挑上去的是无疑的。

曾经一度很恨他,不知道疼人,太不近人情!但是等长大了,才读懂了父亲。少时饱经磨砺,老来不畏风霜。无数次回想,无数次惊惧警醒:只怕现在的各种好运气,对不起曾经的苦难。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就在这一年过后,父亲在建筑工地摔伤的腿病复发,又被乡下医院误诊,去城市里求医遭遇野医,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一条本可以康复的腿永远残废。深夜痛楚的惨叫和呻吟自不必说,更有求医无门无助的绝望。这些痛楚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窗下思潮】

□刘爱君

听闻张炜先生大名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他的作品一直受欢迎,又是省作协主席,这对于一个资深文学爱好者来说,不可能不久仰已久。

和张炜先生最初发生联系,是通过朋友请他签了个名。朋友送来签了名的书时,顺便说起了一个细节:张炜先生上车本想休息,朋友趁机说了要签名的事儿,简单解释了几句,张炜先生却听得认真,一直听完后,才认真地签了名。接过来细看,“请某某存正”,就是五个字,然后具名、时间,心头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莫名地,就觉得张炜先生应该是一个朴素的很容易接近的人。

人到中年,是不容易成为别人粉丝的,因为自认为是见过大场面的,是有思想深度的,也是有深刻辨别力的;但又常常很容易就被一些真切、自然、纯粹的人、事所打动。

前几天,一学校领导打来电话,说他们通过其他关系请到了张炜先生到学校给学生作一场阅读与写作的报告,问能否参加一下。办公室里其他同事听到后,很是踊跃,纷纷嚷着,该去,都去,很兴奋的样子,并商量着准备好书,一定要个签名。同在一个办公室,自己也很轻易地被感染了。

早早地坐进会场,我在想张炜先生的样子。不久,一伙人簇拥着他走进来。中等的个子,六十岁左右的年纪,面庞白皙,黑粗的眉毛,神情平和、安静。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有名望的人,应该是安静的、内敛的,气场

在大雪纷飞时想起父亲



是母亲后来断断续续流着泪告诉我的。

父亲瘫痪在床大约两年,我和姐姐都休学,种地,顾家。弟弟被送到了舅家拉扯,妹妹被送到了姑家养活。妹妹那时小,时间久了就喊姑姑为妈。后来妹差点要不回来了,是在母亲坚持下,姑父姑姑老大不情愿地又把妹妹还给了我们。

瘫在床上那些年,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曾经有一年,我对父母说,这书不读了,人家比咱条件好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回来穿的是西装皮鞋,咱家这么穷了,村里人都在看我们家的笑话,还是出去打工挣钱养家。

躺在床上的父亲说:“我活着,你就得念这书,最后实在考不上了再说,或者我死了,你们的事我想管也管不着了,那就由你。但凡我活着一天,这书你就得念一天。”新疆的一个本家叔,回关内探亲,我软磨硬泡说通了他,去新疆时带上我,找个砖瓦厂打工。但是再去做父亲的工作,他还是这句话,无比坚决。

父亲站起来了,重新把我们赶进了校园。于是这书就只好继续念。一边念书,一边务农。

甚至一度,村里人都认为他是活不过来了,但父亲的腿病,居然奇迹般地从手术后恢复过来了,工友来看望他,给他做了一副拐杖,拄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拐杖拄的时间长了就有了依赖症,再也放不下来了,于是他坚决地放在一边,后来坚决地劈了当柴烧了!术后的腿短了一截,他自己在鞋底钉了一片木板,重新慢慢练习走路,他不

但活过来了,还站起来了,照样走路了,个中艰辛磨难,不忍回想。再到后来,在几个工友的帮助下,他重新四处揽活,操起了斧子刨子,重返生活的战场。到年底,父亲也会在那里大致算算这一年收入,其实也就几百元。但重新站起来,日子就又有了奔头。

现在他老了,不再和往日一样坚强,但是他对我的余威还在,过去的敬畏甚至一度的怨恨,都变成了无尽的感激。

卡夫卡写道:“无论什么人,只要在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遮挡着你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死亡过,你是幸存者。”说实在的,我没有“你死亡过,你幸存过”这样的人生际遇,假如能够遇到过,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呢?我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但是我陪父亲也熬过并不算小的苦难,这对一个13岁的少年来说也就足够了。

曾经在无数的困难面前,不管种种难关,还是各种不堪,还有形形色色的冷眼,我都会想起大雪天挑肥的生活,想起父亲求医求命的艰辛,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呢!的确,和往日相比,眼前这些困难、不堪、冷眼都算什么呢?这只能算是生活中的一点点“花絮”,和一个少年早早遭遇过的一切苦难相比,就只是一两片雪花而已。

而无声漫天飞雪严严实实覆盖着的白茫茫无边无涯的坚实大地,那才是父爱,真正的大爱。

张炜先生印象

感十足却不显凌厉而恰恰又无处不在的。讲座开始,平常而不平淡。

因为面对的是一群初中生,张炜先生似乎想起了自己上学时的情形,微微有点兴奋。他告诉学生们,“文学素养是优秀人物必备的素养”,对此,我有同感。一个优秀的人物的确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例子举不胜举,总之,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人物才称得上优秀的人物。他说,“文学素养要从小培养”,“很简单,走进自然,亲近自然,去感触自然”,到林子里,到小河边,到庄稼地里,去听,去看,去想,很自然地,就具备了文学必备的素养了。他告诫孩子们,要从小培养与大自然的亲近感。要走出教学楼,要远离那些电子物品,去认识花草,去观察昆虫、鸟兽。他说,现在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写作本来的生态;离开了大自然,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的话语不激烈,但很坚决,我懂得这是一位前輩的肺腑之言。他讲同学给他讲的在林中遇到“睡狼”的故事——被打搅了好梦的狼,把两只前腿直直地伏在地上,伸了个十足的懒腰,斜着眼看了看他们,很分明地笑了一笑,然后走开了。他讲自己幼年时在树林里,巧遇到了一只白色的狐狸,洁白的皮毛,秀美的面容,美丽、亲切的眼神。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他难忘。听他讲这些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鲁迅、闰土、百草园、《社戏》里的“好豆”、沙地里的西瓜……

他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份,讲起小

时候所经历过的人事,依旧是眉开眼笑的,饶有兴致,这更加让我断定他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是一个真切自然的人!当然,我明白张炜先生讲这些是在强调,写作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真实的体验。

有些学生问,“您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哪一部作品您认为自己写得最成功?”他回答得自然真诚,“对于一个作家,最喜欢的作品,未必就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被评价很高的作品,他内心未必最喜欢。”虽然,听着有些绕口,但感觉学生们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告诉孩子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他说,要成为一个作家,先天的才华很重要,再加上良好的教育就可以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还要加上“丰富的人生阅历”;而要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必定不能缺失“高贵的灵魂”。语气依然轻松、平淡,我却感受到了震撼!

说心里话,那天我很庆幸能现场聆听张炜先生的报告,也许是听了太多的貌似高大上却耽误了时间的报告,所以一开始,竟不很情愿来。那天听完后,我感到了幸福。

活动结束,我快步上前,略显紧张地和张炜先生攀谈,并不揣冒昧地提出合影。张炜先生如在台上,平静地应答,耐心地配合。出人意料地,他还主动问起了我的工作、年龄。我真的有些“若惊”了,我再次明显地感受到他那平和淡然后面的发自本心的热情、真诚!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含英咀华】

少年游·忆孙郎

□张子蒙

危楼独坐望前朝,酒尽雪未消。东南独断,江山睥睨,豪气矜骄。

气吞吴越凌江表,奇志恨先夭。杨柳微风,残阳春水,信步转廊桥。

【幸福讲义】

姥姥姥爷的爱情

□李润奇

说起姥姥和姥爷的婚姻,我一直都觉得奇怪。想当年,姥姥是个资本家的大小姐,姥姥的爸爸开纺织厂,娶过3房媳妇,光在县西巷就有六进的院子,院子里还有泉水井,各种各样的花卉随季节绽放,姥姥的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学校学习,这在她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

而姥爷幼年随父辈从滕州老家逃荒到了济南,在县东巷落了脚,姥爷的爸爸是个脚夫,靠给人送货送水过活,后来他和我姥爷的大哥同时得了病,但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为了救孩子他40多岁就去世了。

就是因为一个住在县西巷,一个住在县东巷,姥爷和姥姥一起进入了县学街小学,一起考入济南一中,又一起就读山东师范大学。毕业时,响应国家“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他们一起到了还很贫穷落后的莱芜农村当老师。

到了农村,姥姥“资产阶级小姐”的做派一时间还改不过来,夏天穿着漂亮的花裙子,没事就拉拉手风琴。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个大姑娘,竟然到河里去游泳,而且还穿着那么短的衣服。很快,“文革”到来,各种风言风语扑面而来。我的姥姥想不通为什么这么正常的事被人说得如此不堪。她变了,试着像村里人一样穿戴,下了课就躲在宿舍里,变得郁郁寡欢的姥姥引起了姥爷的注意。

根正苗红的姥爷,年轻英俊的姥爷,有着无穷力气的姥爷,在姥姥陷入被动之前,就得到了村民们无限好评。日渐憔悴的姥姥引发了姥爷的怜香惜玉之心,姥爷勇敢地充当起了护花使者。姥爷在篮球场上的飒爽英姿,偶尔展示的男高音,特别是他在别人对姥姥说三道四时挺身而出,逐渐吸引了姥姥的眼光。慢慢地,两个人越走越近,在远离亲人的地方扎下了根。

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的青年才俊已是耄耋之年。我依旧记得当姥姥安装心脏起搏器时,从来不下厨房的姥爷为给姥姥加营养,在高压锅里煮鸡蛋而导致大爆炸;而姥姥,在姥爷安装心脏支架的时候,两天两夜没合眼,紧盯着她的老伴。当然,当一切病症过去,两个人的嘴仗,也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科目。

现在,姥姥姥爷都是80岁的老人了,风雨同舟了一辈子,现在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默契。我期盼着他们沁入骨髓的爱情和亲情,一直走到永远。